四書溫故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八　　趙佑學

孟子二

計共一萬七百八十字有奇

晏子

晏子國柰宗危。居喪盡禮。不激不隨。以保其身。可謂中立不倚者。若其不能救莊公之亂。討崔慶之逆。或亦力有所不逮。然而獨吾君也乎哉一語。不可使人聞矣。明知陳氏厚施之爲詐。而又勸之讓邑。以成其名。抑何忠于同列也。聖人稱其善與人交。自是取其一節。左氏紀其勸景公省刑。孟子又述君臣相說事。蓋特一言偶合。遂成創舉。過飾美談。並非行之久遠。民以大康。夫天下事。患在人主不知所當行。與知之

而不能行若既知且行矣而乖繆于不知不行斯賢人君子所為未如之何者也齊晏是也覩其在位獨多歷年適當晉政不競吳楚交橫之秋志在爭伯而不能以禮振拯修桓之烈時而請繼室于晉時而伐晉繼之女吳有孔子告之以君臣父子之正而但知食粟有晏子告之以齊其爲陳而但剛行樂老而耄及死不與埋至于子𤔡迭與民稱閼絕無幾何時而田氏移其社稷何其下也齊之强唯桓功齊之亡唯晏罪安在其能顯也然則誰云晏子以其君顯而

悄然與管仲並公孫子猶斷稱之夫管仲不足言豈況晏子故孟子弟置而不論與

曾西

以曾西爲曾子孫始于趙注而朱子因之至今嘉祥曾子廟廡猶以曾申曾西分二人二代陸德明所錄則云曾申字子西是爲一人禮記義疏從之古人名字多取相配不嫌彼此同稱如由之爲路（顏路名由字季路與子路同）點之爲晳（奚容蒧字晳與曾晳同蒧即點）耕之爲牛（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偃之爲游（晉荀偃稱偃鄭駟偃並字游與言游同）聖門多有其在左

傳尤不勝紀則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者例之似申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曾西是曾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孟子第言曾元餟曾子檀弓所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于足者亦見其非子孫逆傳曾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

賢聖之君六七作

賢聖之君六七作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集註補之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豈孟子七字虛設耶竊以皆無逆明言及高宗

及祖甲。祖甲之爲武丁後一代賢君。無疑。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殷復衰。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當祖甲。則周公不應倒亂前後。其謂以德優劣與年多少爲差。尤非。唯疏載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閒。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蔡傳從之。武丁未必有廢長立幼之事。或當是祖庚讓。而祖甲逃之。其後乃循兄終弟及之常。鄭說必有來歷。即以經証史。亦可見殷紀之疎也。是六七

作還宜兼數祖甲爲合耳。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統于父也。祖甲卽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則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拔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

置郵

置建也。古驛三十里一置。朱子因以爲名。舊無解。

告子

告子非孟子弟子。觀我四十不動心。告子先我不動心之言。雖未及告子之年。必其年與孟子不相上下。居然自信得道。立說行教以號于世不得于言四句。是也。其與孟子言皆直伸已說。未嘗作問詞門弟子不免惑之。而公孫丑至舉告子之不動心與夫子之不動心。公相比較其非敵以下。明矣。趙氏乃于告子章句注。言其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嘗學于孟子。孰弟子之問疏遂合告子浩生不害為一人 又誤以浩

生爲字。浩生不害。注止言浩生姓名不害齊人。宋人因之。封東阿伯。列祀亞聖廟應皆無當也尋告子之學不知義亦不知性。因孟子言仁義性善故與孟子言性。其所執守全以不動心爲主、近于佛氏坐禪入定。一切觀空之旨。生之謂性。即所謂衆生皆含佛性者。仁內義外即慈悲爲本平等隨緣者。慈悲平等。則墨氏兼愛實先之。故有兼治儒墨之說。孟子辭而闢之。彼雖不復能辨。殆亦各仍其說。而未嘗有所悟改也。此固白馬之經。所以終得來問而入者歟。然則告子之在所必黜。不

在楊堅下、又非若孝孫于叔之倫可存疑矣

市朝

朝市雙言、朝也市也、市朝單言、市之朝也、日知錄、若推之于市朝、即書云若撻于市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引周禮司市、市刑云云爲證、良是、但又引史記索隱孟嘗君傳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則未的、蓋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乎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集註從鄭爲私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

外徼市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儆、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

縮慉

注以不縮爲不義、不直、疏爲引檀弓縮縱衡縱注證直之得、言縮甚明切、集註用之是也、然于慉字又引傳曰小恐慉慉、大恐縵縵、以不慉焉爲不使小恐而已、不字不作反言解、雖與注異、亦可存乎、于僞疏糾謬不勝摘、只得略置之、苟有可取、未嘗不兼錄之、特若其難多又耳、

非義襲而取之也

告子問謂孟子之集義為襲而取之也出其不知義之在內妄疑為徒取于外取如位取仁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裏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也則僅有此等俗學無得而專務外飾告子誤深鄙之但不合以擬孟子皆由所見偏與不識孟子養氣知言本來逆詞不過術術故特為正辨之此非也何意與後篇論性非由外鑠我也一以本體言一以用功言皆反覆揭示破他一外字講者莫誤認義襲而取

之蔽、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襲取不免取外以益內、終歸無益助長、則直求生而得死、立見其害矣、王文成曰、人心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多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期心之動與不動、只見集義所行無不合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心將生生不息底本體、反汨撓了、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在活潑地、所以爲浩然之氣、參此論極爲透切、與註相闡明

之近稱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

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仁義也。本于正字斷句。必字屬下句。疏則以正心連讀。其載又一說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在常存正心于事未然之前耳矣。則以正心與大學意同并倒勿字在必有事上。違註違經。彼此上下全不相顧是為說之大無理者。蓋不足言玩注言福則粗。而意與今註以預期其效

解正字者適合。勿正但以爲脇句。法亦即公羊而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是也。惜彼疏于正字少申明耳。得集註始並暢然矣。日知錄。則又稱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疊勿忘。作文法也。傳寫之誤以上忘字作正心二字。因援若無逸之生則逸生則逸。爲盬句。詁。禮祭義之見閒。以俠甒。注。見閒。當作覵。史記蔡澤傳之持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當爲齧論爾。集註之王十當作卒。爲一字誤爲兩字。詁說殊穿鑿。

愚惟古文疊句何獨生則逸詩尤多有如不我以人而無禮彼留子嗟之類孟子辭尊居卑云云且疊兩何至誤字之多如左傳襄八年之閏月注謂當爲門五日兩可誤爲一何怪一誤爲兩但本文尚非盤錯朱子又獨得硬証已足順經與舊說相發自可無庸求異于其間如顧氏之用必攷討固可爲後學讀書得間之法而于此經惜未有當也

或疑正字作預期解他經可通者絕罕予謂昔君奭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此正字正當以預期

解之、即上文曰我不敢知、下又曰天不可信意、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也、孟子之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則下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意、若大成功則天也、即非克有正意、言之先後不同耳、惜乎孔傳讀解既逆、而蔡氏復不能充類其師說、致誤其說尚非義戾、故前人罕論及、而予考異讀、亦略之、僅稍見于雜識中、又附衍于此、

冉牛

冉伯牛言行不詳具論語、而孔兩舉之、於顏閔之先

所謂善言德行必其言其行確有微實惜失傳可見論語亦止存什一于千百也

宰我曰三節

疏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難易爲言也堯舜治天下但見效于當時即一時之功也孔子著述六經載道于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爲言也歟

前較注爲明即今注所用

李文貞讀孟子劄記曰夫子所以超于羣聖者以其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雖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集註以此四句爲子貢自道然此言甚高雖夫子未嘗爲此言況子貢乎且丑問孔子所以異不應無所指實而但稱三子推高之言故不如以爲

子貢稱述夫子之學者近是案此論切實足以正註
此者所宜折衷蓋注疏原作子貢稱述夫子解但以
四其字皆謂孔子則孔子安得有制作禮樂事故朱
子改之而未精審耳

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無
端比較二賢疏遂衍爲子夏悅在于紛華爲已有雜
于小人之儒教人以事于酒埽之末益不成話注又
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以集義之集訓雜宰我
子貢皆爲說辭一節皆者竊聞之一節皆爲孟子自

言賴集註始正之莫不善于有若曰節注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襃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襃揚也一撥直說成阿其所好全相觸背而作疏者不一及之噫此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圖是借證亦見孔子與湯文同惟全不在力也下引詩isnull不必添出武王

夫里之布

當從張南軒說以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補入集註與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連文為正而省去夫征一條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舊注廣言之也布字解闕疏雜引周禮注又欠折衷不如焦詩疏述外府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又檀弓注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蓋周禮屢言布注皆以布為泉泉即古錢字若鄭司農云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

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則與毛傳布幣也合參印書其猶後世之鈔歟、古者錢幣皆謂之布、與所謂布縷之布自別、今註言一里二十五家之布、鄭注本文作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

袒裼

古以袒裼爲禮、祭則君袒而割牲、喪則主人左袒、射則司射袒決遂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不文飾也、不裼、故弔則襲、君在則裼、父母則有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

裼疏言君以文爲敬父以質爲敬也是袒裼正所以飾敬・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其注聘禮裼者免上衣疏謂袒衽前上服・見裼衣也・又云凡禮裼者左・疏云吉凶皆袒左君受刑・則袒右・是裼止去衣之外襲者・而袒亦免左衽袂・非全露肩・唯爾雅・襢裼肉袒也・注脫衣・而見體・疏引詩襢裼暴虎・此蓋袒裼之變・近乎裸者則夫以袒裼與裸裎並言宛・若謂是歟・然觀傳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莊王史記亦載廉頗肉袒負荊事・則皆以爲致敬・而非以爲褻・恐此亦謂無

論或袒裼於我側或裸裎於我側袒裼未足爲敬而裸裎亦不能相浼耳自舊注旣闕集註其尚取曲禮侍坐于君子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意與

隘與不恭

四字離開夷惠說莫仍粘夷惠說此教人以不可爲隘與不恭并教人以不可學夷惠也凡學古人在得其意勿襲其似此杜詩皮毛骨裏之喻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

戰國時獨孟子言仁義別無能言仁義者言之亦當駁而不合道由其不知仁義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誠以仁義爲不美也微特不講仁義之學存仁義之志安知所謂美安足與王言而孟子猶曲原之聖賢之寬乎論人如此然而其心曰一諫則極諫意之嚴矣夫人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言也皆其心也齊既不能先事格非因時納牖言所當言而徒緘默取容委蛇飾望外劾聖明之頌中懷要請之私以

爲其心云爾此所謂面從後言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人臣奈何而若是雖然人君奈何而致君是夫惡莫大于塞人言禍莫甚于去人心君而致其人無敢與言君之聖不已甚乎不敢言而以爲不足與言君不其爲孤君矣乎吾見齊王之心之早以仁義爲不美亦且視天下之人無足與言仁義而惟權術之是尙逢迎之是庸又安從而貢其臣其所好文學游說之士列第于百謂盛一時士日爭以談天雕龍怪迂奇詭爲能事坐糜國家之廩祿而私議朝廷之短長

而王不聞也。安問所謂心也故雖有仁義如孟子亦徒抱區區之誠。迄於無如之何而已。然則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非不盡在齊人也孟子之言敬王正其惆王之深。而王卒不聞也。

不召之臣

孟子爲卿于齊。雖不受祿。無官守猶是爲臣。蓋嘗奉使弔滕矣。可使。何以不可召。孔子何以君命召不俟駕。國語亦紀桓公召管仲而問焉。何以云管仲且猶不可召。說者謂孟子高尚其節。所以矯當時之枉。折

齊王之慢也曰是不盡然齊王特不用孟子之言行其道徒以術嘗孟子耳果王能奉國以從大展其仁義堯舜之爲王自不輕召孟子孟子亦必不忌王之召君臣交際一德一心魚水相忘何形迹之嫌湯尹是已湯之於伊尹必無事事就見尹者也

地醜德齊

此章疏可笑多端至解今天下俯合注不顧獨擬爲其地亦有類于湯桓其德亦與湯桓齊等但湯桓好受臣其所教而齊王不好臣其所受教又如東郭氏

[illegible]闕宋學何竟有是

前日今日

觀此文則知孟子在宋在薛乃在去齊之後滕亦然也蓋不得志于大邦而後栖栖于小國日知錄註乃述衛嵩曰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非顯與本書牙牾耶

貨取

取字照即上受字受餽可也受貨不可也集註則以猶有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之語而訓致

平陸

平陸齊一大都未必是邊邑四書釋地不甚確

止於嬴

嬴在岱南齊竟上邑言止嬴未入齊見王說者以孟子遭母喪齊王有使人弔遺之禮葬畢至齊竟陳謝故有此止禮亦宜之其仍歸終制而後復至齊可知也木若以美然則他物稱是矣即所謂後踰前者日知錄以此葬為改葬說似巧亦不為確

燕人畔

此就齊一邊書法若燕則曰立君後國何時之有

季孫子叔疑

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絕無名稱不合一也異哉一語旣不了一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孟子自解語與上節全不相屬不合二也就注文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爲政而去何忽云爾本文使其子弟爲卿忽倒換使我爲卿上文義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忽易爲齊王子弟

不合三也此朱子所以改注爲至當也宋政和間晉封季孫于叔並爲伯徒以趙注故迄今孟廟猶列祀二人又以宋封故殆所謂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者耶然集註定不可刊日知錄稱元吳萊嘗撰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不知于此二人當若爲安頓之法

龍斷

音義趙云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行須之類也張云斷

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壟按張陸爲是唯岡壟斷而高處故可登以左右望集注亦從陸音而不爲斷字音明如字讀今猶讀如斷割之斷誤甚

古之爲市也

注疏本如是與古之爲關也句法同不知何時誤也爲者又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舊無也字未詳孰是若以爲篤周祜詩本有于字呂氏家塾本引孟子亦有于字而今無之則子于詩細已紕之矣

畫

音義不爲音是

客

此客必是可言于王前者故得稱爲王抑或卽是王使之來而不稱使假詞于爲王故孟子責以不及子思注云子爲我慮不如子思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畱聊者何爲哉得其指矣

王應麟改之

集註以爲必指一事而言案就向問燕人畔二章括

燕事首尾、而繫諸去齊諸章前、正以著孟子去齊之本也、齊王不用孟子之策、將循燕人、果以致變、爲天下笑、無識者猶妄疑孟子勸之、王亦旣知慚矣、乃不同心鄉道、而任聽細人強詞求解、此其怙過飾非、不足與有爲決矣、昌國之師、七十城之禍、君子早見及之、所爲不居危亂者也、非必別有一事也、

悻悻

注引論曰悻悻然小人哉、則論語本有不作硜硜者、而釋文未嘗及音義、丁云悻字當作婞、形頂切、很也、

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悻悻然論語音鏗今則但見悻硜二字之異莫知其同矣。

吾何爲不豫哉

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上言數已過時已可。而未有王者興。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我所以有不豫爲此也否則天誠厭亂而與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舊解如此。

滕文公

滕文公爲周末第一有志向善之賢君、孟子深取其人、故一見即舉生平所得于聖道者盡告之、惜其國小而偪、終以不振、亦氣數爲之、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鄒國鄰並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滕定公當考公、麋文公當元公、洪後世避諱改考爲定、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則文公名洪、然元亦文之訛耳、未必既謚元、又易文也、滕滅于楚、或云即在文世、或云其子要之在孟子沒後、而經用

謚稱自當以經爲正

諸侯之禮

諸侯喪禮孟子已不能學此士喪禮所以獨傳

齊疏飦粥

爲父斬衰禮記屢言齊斬之服此獨言疏疑有誤飦諸經作饘此從干唐人改俗字猶豳之爲邠

曰吾有所受之也

注以曰爲滕文答父兄言我受之於孟子也亦通今專從其前說

多取之而不爲虐

取民有常制。豈有樂歲多取之理。賢者奈何言若是。蓋觀禹貢紀田賦分上中下九等。而于兗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自是比較參差。久乃定爲大率。即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其于歲有不齊。定當別有斟酌隨宜如周禮荒政之條。何至凶而取盈。此爲夏之末造貢法積敝。有司不善調劑奉行。致有如龍子所譏。其謂多取之而不爲虐。乃極形凶必取盈之非。以樂歲取盈爲可耳。則寡取之者。正以制無可多較之

凶必取盈反為寡矣解者不可誤認凡祖宗良法美意多敗于後世之徇名失實或攻事更張或過拘成例皆足貽民害為國蠹而議者反以歸咎前人盡如凶必取盈雖行助行徹溝壑之轉猶是也

公田

夏小正民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金仁山以之言夏制亦有公田案孟子明言惟助則彼公字自當另解不得混并反背正經鄭氏周禮各注俱條析甚明以對私而別之爲公彼則作貢有奉公之道而重其詞歟

但戴氏傳言先服公田而後私田也義亦徑直故予于詩細載之兩存可耳

王者師

孟子說齊梁之君以王期滕文以爲王者師今謂滕國褊小未得言王此然而不盡然也蓋孟子本志在復先王之道救衰周之亂非爲要求功利籠諸侯王皆庸猥貪鄙以王道爲迂濶不得已委曲引喻就其所欲而歆動之冀彼一旦奮興從我若滕文則天資必亟亟得聞至教已有信從向善之心觀其發問爲國

初不同惠之言利宣之言桓文矣故其告之也甚質直周詳篤勉以國之所當為而已言王殊無取也而言王者師輔翼之義也又引詩言周以昔喻今也當時古法不行非但列國周自棄之久矣周實王者舊邦昔之周以諸侯與今之周以共主微特不得如文王者復起而新之耳一旦見滕行之而效知所取法滕得以諸侯入佐天子是文王新周于初而滕復新周于後也即不然而亦以自新其為滕餘以俟諸後世聽諸天何論王不王哉孟子所期于滕文厚矣

圭田餘夫

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治圭田者不征稅所以厚賢也趙氏引此語則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依鄭注則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訓治既少証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當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另

用助詞說均不確今案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何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即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縣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

圭田不稅夫例夫字于句上也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于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于圭田其人老弱（趙注以餘夫兼老少集注始專言年十六）或當亦不計夫然周禮言田萊多少有上中下而曰餘夫亦如之（趙注亦引之）並未細別則其有征無征尚待確考獨此圭田無征有足以補今註未及者鄭又謂圭田卽周禮之士田王制所言古乃殷制周則以士

田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漯

禹貢導川不言漯史漢有禹灑(同釃)二渠事蓋即具此瀹濟漯中漯即二渠之一也其一出貝邱西南索隱曰王莽時空漯古作濕

禹臯陶

臯陶于此特出非補遺也水土未平養教未備刑宜從略及既大定需明刑以弼之不得人亦憂之大者故書紀象刑于封山濬川後孟子亦終言臯陶

陳良

古人之傳有幸不幸孟子稱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所謂豪傑之士也孟子稱當時人罕有如此滿許者是陳良乃七十子後一有關聖道之人七十子之徒多矣漸遠則派分故如公孫龍荀卿興起李克或以著書駁雜或以操術詭異類不免負其師傳孟子所謂北方之學者得不以是歟而良獨先之必其生平學行別有精闢爲亞聖所深悉而惜少流傳不如莊周申韓諸

人猶得詮列史記中可見自孔至孟賢人君子之湮沒于後者何限如艮亦幸賴表章耳凡孟子中所稱述之人皆是也嗚乎此太史公于伯夷傳末所以深致低徊歟

墨者

墨翟自當墨姓而翟名故孟子並言墨氏楊氏亦言楊子墨子此墨者亦謂墨氏之徒也或有以墨子姓翟墨乃立教之名則墨非美名奚取焉

始

姑螻蛄也。南人謂之地螻（讀如狗）。北人謂之蝲蝲姑。亦曰螻狗。訛也。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蝗蝻蟊賊先。東俗每于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歷左右壓治之。及秋。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毒者竟斃。蠅蜹姑。震云。蜹音汭。諸本或作蟉。誤也。丁云。蟉未詳所出。或以蟉與蝣同。謂蜉蝣也。音由。一說蟉姑。即螻姑也。則似以蜹姑為一物。疏言蠅蜹飛蟲。且共啜食。又以姑為且義。故集註云。姑語助。而仍有或曰之文。予在山東。一老門子為予言甚詳。因及月令孟夏

螻蟈鳴即此物也為其關農務特紀之蟈與姑聲相亂耳汪家不識而以為蛙并云王瓜生亦即今常食之王瓜皆四月節候何勞別舉予甚驚異之乃歎文人之不知而作多矣

壽

疏・十丈稱壽不知何據・定是謬戾・

父命母命

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士冠禮・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疏不能詳・乃以無壻・夫子爲夫・在則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分夫子爲二・豈有女方嫁而祝以夫死從子者・可怪之甚・又添出夫不可以從婦・皆不知何意・唯釋下節・分居仁立禮行義則勝注・今用之・然至

周霄章父母之心云云解爲欲慕爲人子之父母心欲爲父母其爲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云云又鄙媟足使人噴飯絕不信宋學有是予亦不耐多齒及矣

粢盛

注粢稷盛稻也案禮稷曰明粢稻則無聞未知何據故集註用杜預語

自葛載

注載始也一說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按此蓋漢時有見古

文虺誥初征自葛之文因謂湯始征自葛句以誠爲
再爲下讀之而注存其說也但即爲再十一征何必
二十二國古說歧異如此

太誓

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按古尚書百
二十篇趙氏屢言之或以連緯候在內竊謂或孔氏
校書時有遺失抑梅氏所上非完本耳趙氏未見眞
古文蓋略聞其說百篇舉成數無妨尚有二十也

戴不勝

戴不勝疑即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春秋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篡而宋猶綫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假王不自揆量一旦效七雄稱王而假其名下欲行仁義遂則周初徐偃之轍迹亦乃祖宋襄之風卒之取怨強鄰受誅桀宋乃其臣以庸才尚知懷忠陳善進賢士抑横征孟子殆知其不足與有爲而惜其倘可與言歟盡危亡已成非一人一事之咎也如薛居州者亦不幸而彼此爲者哉

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陽貨非大夫妄自君于大夫而擬大夫賜士之文。以嘗孔子。又瞯亡而餽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瞯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于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卬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爲已甚之心以申廹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悖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踰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體之故云孔子瞯其亡者必不欲見陽貨也疏亦云。

孔子所以不見陽貨者乃貨之自取爾明皆以不見爲貨事而先爲設詞竟得之爲反言以申之不似今之講家不察直以貨之饋爲先而孔子之往拜爲見也蓋此兩節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于先段泄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

請輕之

弊果至積重難返倘得稍于滅損未始非權宜之救詩所歎汔可小休也但旣不能已聽亦未能輕耳

洚水

今大禹謨從孟子此文也古文尚書作降水與禹貢北過降水同孔傳以降訓下水性流下故曰下水正義曰降水洪水也亦卽用孟子而不言其異同蓋以降洚爲一字古字闕偏旁本作夅音絳從𨸏從水皆後加耳抑水包地中逆行上出則見水不見地是以變降爲洚歟孟子所以申釋之者堯典言洪水是始難時厥後舜告禹言洚水是成功後追溯相距五六十年以明聖人洛警之心安不忘危終身一日如此

又禹貢降水乃水名之在絳邑漢志亦作洚水則當羣言淆亂時必更有彼此出入正言之亦不可少非開緩至白圭章亦有其文則以罪圭使水逆行是洪水復見于今日也語同而意異

周公相武王

伐奄乃成王時據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與誅紂並繫武王下相成王皆以終武之事也三年即周公東征之年討其君即誅武庚及遷奄君于蒲始事注乃言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

後三年薀漢儒皆主觀兵說宋儒不取是也滅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于九里熊楚之先盈即嬴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之一考丕顯哉四句卽所謂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者皆屬後人言謨尚隱故他以顯烈已顯故勉以承注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光烈尊就文武言不如疏言大明文王創始之謨大纘集武王之功雖異而可存孔傳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則以顯屬文而承仍屬後人

又作有作

堯舜之盛。巳有讒說殄行之戒則邪說暴行何代無之況暴君代作。非一人非一世。故曰又作。曰又大亂所以起周公之功。直接大禹。自周初至春秋。猶是一王之天下。幽厲雖亂。猶有變風雅詩人之存忠厚。桓文雖興。猶知修會同征伐以假名義。其間邪說暴行。未至甚熾。故曰有作。雖弑君三十六。不爲不多。亦第曰有之而巳。然而孔子巳不勝其懼矣。況今日哉。所以明巳之懼。有甚于孔子。

春秋天子之事

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之事一語。直揭心法道法。詞簡意該。凜然大義。爲當時放恣之徒。振發聾瞶。并預決後世有多事異說不經者。特爲盡斬葛藤。天子。周天子也。孔子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于周外。先自爲倍而猶以責人者。漢儒既不知春秋。趙岐又不知孟子。就其注。設素王之法一語。便似孔子意中。另設一天子。隱文巧託。蓋卽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漢儒皆爲

公穀所浸淫也此後說者棼如各有出入杜預較正而例亦支及宋以後又多爲胡安國所浸淫謂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尊忽貶甚至以天自處天子又不足言而春秋之爲罪其可廢不止如斷爛朝報之譏矣起而爭之者不乏人時復不免出入乎其中支离複沓人是其見未能確然而無疑使人讀之暢然而滿志也厥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篤其文自爲一篇六千三百餘字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

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亦如今有稱聖旨稱旨者。滕薛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末論說經以左氏為長。胡氏為有激而作。終自相矛盾。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其言

浩瀚皆萅萃羣說而不出名目。未嘗私撰。未嘗與人爭哦。飼棘糾纏。一歸于簡易正大。嗚呼盡之矣。是足破從來說者之沉痼。且爲孟子註定案。其後又一段。三百餘字。遮其嘉靖巳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亦正卷帙雖少。大綱畢舉。可謂逈出諸儒之上。特攝其略。別著爲篇。乎嘗謂胡傳宜廢。以文襄識力。何爲不建議廢之。是則以爲憾。而竊有待也

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

尊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王
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之稱素王素臣
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
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就是非之說立
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
至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郎
杜所謂非通論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
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
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

以邱明為素臣。又未知誰所說。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造祖庭廣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衰周而為素王之語。益妖妄不足道。大註。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一語。亦覺過當。南面之權。無其位者。何容得託。惟其屬罪孔子者言。則然耳。何向來說者。皆持此語為春秋正實宗旨。至胡氏而加甚焉。然則安國全是以罪孔子者。誣為知孔子。孔子在當時。雖未有知之者。却未有罪之者。初不料罪我一言。乃轉驗在世遠年湮。知尊孔子之徒。至謂

以天自處恐彼邪說誣民者尚未必罪孔子如是深也故有謂胡氏之傳不息春秋之道不著者亏爲舉正六卷就其中經文之雜亂事實之舛錯義例之矛盾破碎巳十具七八亦有所不能盡不得巳云

乾隆五十八年臣倚在安徽學政任內奉到禮部頒行欽承我

皇上壽考作人益務昌明經學始

允舉臣之請鄉會試春秋經題依左氏傳本事爲文兼參公穀之說罷胡氏傳不用復古道垂後來

盡去五百年沿襲陋習，洵千載一快，則區區畢正之編，亦可不存矣。第三家經傳皆各自單行，安國憑臆去取，忽此忽彼，攙雜失次，非惟自成一傳，并且自成一經，今其傳既燬，經本猶存，坊俗流傳，雜遝龐駁，竊謂宜一以左氏經爲正，而間附二家異文于其下，別刊定本，以廣折衷，蓋亦郤事有漸，所不能無待者夫，

吾爲此懼

懼字緊頂孔子懼來，懼爲人心之本，聖道之關，三達

所同而兩周公不言者二聖逮而在上又上有聖君得行其志懼乃其當局之憂勤惕厲不待更表明孔孟皆遭末亂處困窮不爲嫠婦之恤緯而爲杞人之憂天人且以爲好之云爾夫惟人不知懼而懼乃更大矣下闕字疏言防衞勝法訓習今用之是

是周公所膺也

此與許行章引魯頌二語皆以爲周公事未必全是斷章取義故王伯厚詩地理考載吳氏說以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考其理爲周公魯公故簡編錯互

當與土田附庸爲連文．蓋成王命周公．建元子于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有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荊舒也．不然孟子引此詩．何以云周公膺之乎．案此論得間．較他處改竄經文者．頗合條理．予于詩細詳之．惜朱子未採．

能言距楊墨者

定是望人之詞．注謂孟子自言其能．非矣．疏末載注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檢今注無此三語．蓋當在昔者禹抑洪水節下．或在聖人之徒也句注尾．

脫也作考證者不能察

井上有李

李舉樹名下乃別言實非一實僅半猶勞三咽也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

鵝一也何必即是鵝何必不即是鵝注謂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見古人質直今人正從是字生波爲母兄有意乎其間亦文家微擊